

詞

學

集

成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四曰韻

西河詞話云詞本無韻故宋人不製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不遠然要是無限度者予友沈子去矜與家稚黃取刻之雖有功於詞反失古意論案此條昭代叢書楊氏已駁之謂前人疵漏未檢若據以爲徵又何異尸祝子桑原壤而遂嘗經曲爲不必設也毛氏歷引舊詞之失韻者爲無韻之證故楊氏糾之而紀氏以爲精核貽誤後學不淺故不可以不辨

毛氏詞話載軼事爲他書所未見後人引用者亦少紀曉嵐先生

吟云西河詞無韻一條爲精核謂辛蔣爲別調深明源委先生於詞不屑爲故所論未允夫宋人之詞皆可入樂韻爲天籟未有四聲以前三百篇未有無韻者豈唐宋以後入樂之文而不用韻乎況宋人自度腔皆可歌後人不得其傳至辛蔣以豪邁之語爲變徵之音如今弦笛腔愈低則調愈促聲高則調高何礙吟歎之有

蓮子居詞話云錢塘沈謙

去矜

取劉淵陰時夫而參之周德韻

併其所分分其所並甚至割裂數字並失廣韻二百六部所屬誠多可議萊陽趙錦宜興曹亮武次第之均之失也全椒吳煥

學宋齋本其面目終亦沿沈氏之誤近日海鹽吳應和榕園韻部目斟酌分併聲從沈氏上去以平爲準入以平上去爲準最確其中有增益刪汰而無割裂亦屬至是論按學宋齋本爲世所重榕園韻近有刻本又有碎金詞韻填詞家亦尙之

又云蔡斐軒韻不箸撰者姓氏平聲三十九韻次以上去聲其入聲卽配隸三聲不另立韻厲樊榭詩所謂欲呼南渡諸公起韻本重雕蔡斐軒是也顧其書無入聲究似北曲且旣爲南宋所刊不應有一百六部論案蔡斐軒乃元人填詞度曲通用之韻非宋韻也近有以上去韻分列平韻後而入聲別自爲部乃入聲分部者五平聲分部者十四則併而又併爲太簡矣

劉氏

熙載

詞槩云詞家用韻在先觀其韻之通別別者必不可

通通者仍須知別如江之於陽真之於庚古韻既別雖今吻相通要不得而通也東冬於江歌於麻古韻雖通然今吻既別便不可以無別也至一韻之中如十三元今吻讀之韻分三類亦當擇而取之餘韻準此又上入雖可代平然亦有不可代之處使以宛轉遷就之聲亂一定不易之律則代之一說轉以不知爲愈也

詒

案此淺近言之使學者有門徑可尋

又云上去不宜相替宋沈伯義甫之說也去聲當高唱上聲當低唱沈璟詞隱之說也兩說爲後人論詞者所本故表而出之

詒

案後人似指萬氏詞律而言

戈順卿云詞始於唐別無詞韻之書宋朱希真擬應制詞韻十六條外列入聲韻四部其後張輯釋之馮取洽增之元陶宗儀譏其混淆欲爲改定今其書久佚目亦無考矣厲鶚詩云欲呼南渡諸公起韻本重雕菴斐軒注云曾見紹興二年刊菴斐軒詞韻一冊分東紅邦陽十九韻亦有上去入三聲作平聲者於是人皆知有菴斐軒詞韻而又未之見近秦敦夫先生取阮氏家藏詞林韻釋一名詞林要韻重爲開雕題曰宋菴斐軒刊本而跋中疑爲元明之季謬託此書爲北曲而設誠哉是言也觀其所分十九韻且無入聲則斷爲曲韻樊榭偶未深究耳是欲輯詞韻前無可考而此書又不可據以爲本沈謙著詞韻畧一

編毛先舒爲之括畧並注以東董江講支紙等標目平領上去而止列平上似未該括入聲則連兩字曰屋沃曰覺藥又似紛雜且用陰氏韻目刪併既失其當則分合之界糲餽不清字復亂次以濟不歸一類其音更不明哲舛錯之譏實所難免同時有趙鎬曹亮武均撰詞韻與去矜大同小異若李漁之詞韻列二十七部以支微部分爲三曰支紙寘曰圍委未曰奇起氣魚虞部分爲二曰魚兩御曰夫甫父家麻部分爲二曰甘感紺曰兼檢劍入聲則以屑葉爲一部厥曷月缺爲一部物北爲一部撻伐爲一部以鄉音妄自分析尤爲不經胡文煥之文會堂詞韻平上去三聲用曲韻入聲分九部曰古通古轉曰今通今轉

曰借叶自云本樓敬思洗硯集中之論大旨以平聲貴嚴宜從古上去較寬可參用古今入聲更寬不妨從今但不知所謂古今者何古何今而又何所謂借叶癡人說夢不足道今填詞家所奉爲圭臬者則莫如吳烺程名世之學宋齊詞韻其書以學宋爲名乃所學者皆宋人誤處真諄臻文欣痕庚耕清音蒸登侵皆同用元寒桓刪山先仙覃談鹽沾嚴咸銜凡又皆併部入聲則物迄入質陌韻合盡業洽押乏八月屑韻濫通取便蹠駁不堪取宋人名作讀之果若是之寬乎且字數太畧音切又無分合半通之韻則臆斷之上去兩見之字則偏收之種種疏謬其病百出不知而作貽誤來茲復有鄭春波綠漪亭詞韻以

附會之羽翼之而詞韻遂因之大紊矣是古人之詞具在無韻而有韻今人之韻書成有韻而無韻豈不大可笑哉因作詞林正韻一書列平上去爲十四部入聲爲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詞參酌而審定之盡去諸弊非謂前人皆非而予獨是不過求合於古知音者自能鑒諒爾詒案應試詩賦悉遵一百六部無敢踰越游戲之作似可不必遵功令然韻與律相表裏填詞家旣精於求律自不能疎於押韻前人詞韻甚夥而戈氏均不以爲然所著誠有功後學至以入作平平作上雖見之古人詞中據以爲韻取而押之究於心未安也蓋一代有一代之方言一隅有一隅之方音生同時而隔數十里音卽不同雖同

文之世亦不能強況南北分裂以入作平上去用未始非南北曲之濫觴或一詞之中一二字偶有未協歌者不能不改音以就律而因以改其本字之音爲法於後世不可也又近時有晚翠軒袖珍本詞韻亦分十九部與正韻同

又云詞韻與詩韻有別然其源卽出於詩韻分合之耳沈約四聲譜久失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撰切韻五卷唐郭知元等附益之天寶中孫愐加增補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等重修易名廣韻景德四年成綸承詔詳定考試聲韻則名曰禮部韻畧景初宋祈鄭戢建言以廣韻爲繁畧失當乞別刊定命祈戢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書成名曰集韻自切韻而唐韻

而廣韻而韻畧而集韻名易而體例未易總分爲二百六部獨用同用所注了然非特可用之於詩卽用於詞亦無不可也至平水劉淵師心變古一切改併省至一百七部而元葉公紹古今韻會因之又有陰氏時中作韻府羣玉併爲一百六部字刪剩八千八百餘字較集韻僅十之二今雖通行考之古鮮有合焉卽以詞論灰哈本爲二韻灰可以入支微哈可以入皆來元魂痕本三韻元可以入寒刪魂痕可以入真文卽佳泰卦於詞有半通之例其字皆以切音分類各有經界分合自明乃妄爲刪併紛紜淆亂而填詞者亦不知所宗矣正韻一書俱從舊目以詞盛於宋用宋代之書廣韻集韻稍有異而集韻纂輯在後

字最該廣詒按切韻以下數部皆由官定今一百六部佩文韻府亦遵之從寬也填詞家何妨從嚴而因以復古乎

又云詞韻與曲韻不同製曲用韻可以平上去通押且無入聲無字疑誤如中原音韻則東鍾江陽等十九部入聲則以配隸三聲

例曰廣其押韻爲作詞而設以予推之入爲癒音欲調曼聲必諧三聲故凡入聲之正次清音轉上聲正濁作平次濁作去隨協始有所歸耳高安雖未明言其理而予測其大畧如此實則宋時已有中州韻之書載嘯餘譜中而凡例謂宋太祖時所編毛稚黃亦從其說明范善濤又撰中州全韻李書雲有音韻須知王鵠有音韻輯要此又本高安而廣之者至詞林韻釋與中

原音韻亦同而標目大異如東鍾則曰東紅魚模則曰車夫之類其爲十九部以入聲配三聲則一也此皆曲韻也蓋中原音韻諸書支思齊微分二部寒山桓歡先天分三部家麻車遮分二部於曲則然於詞則不然況四聲缺入聲而詞則明明有必須用入聲之調斷不能缺故曲韻不可爲詞韻惟入聲作三聲詞家亦多承用詒案戈氏謂曲韻非詞韻詞有必須用入聲之調不能缺夫以入聲配三聲猶之上去隸平聲後上自爲上去自爲去通押獨押皆可非缺也至以入聲作三聲則改入聲之音爲平上去之音矣又歷引宋人詞數十句爲入作三聲之證竊以爲不然夫平上去入韻也非音也歌者但求叶平宮商不

必合乎平仄平上去入中皆有喉舌唇齒牙之音如誦者詞中一字必喉音始叶工尺平聲中之喉音可卽上去入中之喉音皆可也元人之曲長套多四聲兼押短調數韻則鮮詞亦不過十數韻而止總之四聲並押曲可詞亦可期於叶律而已不必以少證多也又聞北人無入聲皆讀作平或作上去者此字隨音變謂之方音不得謂之作某聲以開後人通押四聲之漸

又云四聲之中入聲最難分別中原音韻以入作三聲惟支微魚虞皆來蕭豪歌戈家麻尤侯七部其音卽隨部轉協此入聲而非入聲也若四聲表之以入分配則有無相反其說亦微有不同就詞韻而論莫如以沃屋燭爲東鍾之入聲覺鐸藥爲江

陽之入聲質術櫛爲真文之入聲勿迄月沒曷末黠羣屑薛葉帖爲寒刪之入聲陌麥昔職德爲庚清之入聲緝爲侵尋之入聲盍業洽押乏爲覃鹽之入聲其餘七部皆無則至當不易毛先舒所撰七韻似有與詞合者如一屋單用二質七陌八緝通用五屑十葉通用亦可單用此爲南曲而設南曲卽本乎詞其於宋詞之用韻信乎殊流而同源至三曷六葉通用四轄九合通用則又於詞不合矣論按戈氏謂南曲卽本乎詞夫今之詞與曲異者詞不能歌耳而以求詞之源則詞皆可歌詞韻與曲韻何必分詞之用平上去入何必與曲異所異者詞祇一闕分上下段多至三段四段而止祇一調名曲則合數闕而爲一套

有引子有尾聲而以宮商合簫管以喉舌五音合宮商無二致
詞變爲曲殆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乎

詞塵記夢云凡一詞用某韻則句中勿多雜入本韻字而每句
首一字尤宜慎之如押魚虞韻而句中多用語麇字無吾字則
五音紊又云精於律呂者未嘗有書而其詞具存試奏一曲其
中不言之意在善悟者自領畧之耳論案旣押某韻而句中不
用同韻字嫌其拘口也五音四聲其理實一反切合五聲五聲
隸五音謂反切爲不傳之祕然乎否乎

毛稚黃云填詞家大約平聲獨押上去通押間有三聲通押者
故沈去矜韻每部總統三聲而中分平仄凡十四部至於入聲

無與平上去通押之法故爲五部

論

案詞變爲曲詞入聲專押

至曲復四聲統押足見協律在宮商而不在平仄非詞律之精嚴皆填詞之不知律耳

詞麈錄李易安論詞云易安居士言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旣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培按段安節言商角同用是押上聲者入聲亦可押也與易安說不同余嘗取柳永樂章集按之其用韻與段說合者半不合者半乃知宋詞協韻比唐人較寬宋大樂以平入配重濁

以上去配清輕亦與段圖不同大抵宋詞工者惟取韻之抑揚高下與協律者押之而不拘拘於四聲其不知律者則惟求工於詞句併置此而不論矣詒按後之填詞韻有上去通押者而無平仄同押者雖與曲有別究與律無關也

毛稚黃詞韻說云詩韻惟唐孫愐唐韻稽載詳明考韻者當據爲正如灰韻一部亦自別而孫臚分最清楚如同枚之類自以灰字領韻爲一段開哀之類自以哈字領韻爲一段又先韻中亦自別如袁煩之類以元字領韻爲一段昆門之類以魂字領韻爲一段又隊韻中亦自別如佩妹之類以隊字領韻爲一段穢吠之類以廢字領韻爲一段今詞韻有某韻半通之例覽者

案孫氏本而攷之亦庶幾矣

論

案唐韻分段之說言詞韻者未

論及之半通之例卽師其意也

毛氏聲音韻統論曰夫人欲明韻理者先須曉識聲音三說蓋一字之成必有首有腹有尾聲者出聲也是字之首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聲之爲名蓋始事也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字至成音而其字始正矣韻者收韻也是字之尾故曰餘韻然三者韻居其殿而最爲要凡字之有韻如山之趨海其勢始定如畫之點睛其神始完故古來律學之士於聲於音固未嘗置於弗講而惟審韻尤競競焉所以沈約孫愐而下所著之書卽聲音之理未嘗弗貫而專以韻名書也然韻理精微而法煩苛又古

今詩騷詞曲體製不同因造損益相沿亦異擬爲指示並增眩惑今姑以唐人詩韻爲準而約以六條簡之有以統韻之繁精之有以悉韻之變標位明自庶便通曉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穿鼻者口中得字之後其音必穿鼻而出作收韻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是也展輔者口之兩旁角爲輔凡字出口之後必展開兩輔如笑狀作收韻支微齊佳灰五韻是也斂脣者半啟半閉聚斂其脣作收韻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是也抵齶者其字將終時以舌抵著上齶作收韻真文元寒刪先六韻是也直喉者收韻直如本音者也歌麻二韻是也閉口者卻開其口作收韻侵覃鹽四韻是也凡三

十平韻盡於此上去卽可緣是推之惟入聲有異論按音之與韻一經一緯不可強而合如所云穿鼻之類卽三十六字母喉舌脣齒牙之理而變其名全韻之字苟同一母則反切二字上母下韻反無所依據矣卽云穿鼻之類與字母異第以轄韻不以轄音韻之淺顯易知何必求之深微幽渺也總之宋以後合音與韻而一之不能歧音與韻而二之由韻以求宮商豈可得乎戈氏順卿亦宗其說

毛氏七聲畧例云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之七聲其音易曉而鮮成譜周德清但分平聲陰陽范善濤中州全韻兼分去入而作者不甚承用故鮮見之余畧舉其例每部以四

字爲準諸聲循理連類可通計凡七部惟上聲無陰陽敘次先陰而後陽姑襲周氏之舊

陰平聲 种該箋腰 陽平聲 篷陪全潮

上聲無

陰去聲 貢玠霞鈞 陽去聲 鳳賣電廟

陰入聲 穀七妾鴨 陽入聲 孰亦燕蠟

詒案拍音者第三次平上去入原用四拍因平聲有陰陽故加

一拍作五拍至就字論字陰平陽平固判然矣若論字之音則陰平陽平同一母卽同一宮商固無俟辨析毫芒也

詞苑叢談鄒

祗謨

詞韻裏云阮亭嘗與余論韻謂周挺齋中原

音韻爲曲韻則范善濤中州全韻爲詞韻至洪武正韻斟酌諸

書而成其於詩韻有獨用併爲通用者東冬青清之類有一韻拆爲二

韻者虞模麻遮之類又如冬鐘併入東韻江併入陽韻挑出元字等入

先韻翻字殘字等入刪韻俱與宋詞暗合填詞所當援據議極

簡核但愚按中州之比中原止省陰陽之別及所收字微寬耳

其減入聲作三聲及半遮等韻則一本中原尙與詞韻有別論

案詞韻與曲韻不同者以詞韻平仄不通押而曲韻則四聲通

押也曲韻惟北曲押入聲非韻之可通實北人無入聲音凡入

聲字皆讀作平上去聲此音之變非韻之通也南曲之平上去

通押皆無礙於宮商押平者不押仄押仄者不押平若上去尙有通融之處填者自嚴其

律可耳平仄通押或亦於宮商無礙

又云入聲最難分別卽宋人亦錯綜不齊沈氏詞韻當已近時

柴虎臣古韻則一屋二沃通而三覺半通

三覺半通如嶽濁角數之類

四質

五物通而九屑半通

九屑半通如董拙譎結之類

六月七曷八黠九屑通十

藥十一陌通而三覺半通

三覺半通如黠濯遼朔之類

十二錫十三職通而

十一陌半通

十一陌半通如辟革易麥之類

十四緝獨用十五合十六葉十七

洽通毛馳黃曲韻則準洪武正韻而一屋單用二質七陌八緝

通用三曷六藥通用四轄九合通用五屑十葉通用又屑葉可

單用因南曲入聲單押而設也與詞韻俱可參看

論

案平韻如

庚侵之不通人皆知之至入聲南人方音亦有各別者最易混

清詞曲家押入聲最宜斟酌

又云沈休文四聲中如朋與蒸靴與戈車與麻打與等卦畫與怪壤挺齋與升庵俱駁爲缺舌而宋詞中呼否爲府以叶至林外呼瑣爲埽以叶老俞克成呼我爲襖以叶好詞品皆指爲閩音而毛馳黃謂沈韻本屬同文非江淮偏音挺齋詆之謬已自三百篇楚辭以迄南曲一系相承俱屬爲韻統而北曲偏音四聲不備爲偏統故金元人作詩亦用沈韻作詞亦不專用周韻從無以入聲分叶平上去者又安得以曲韻廢詞韻且上格詩韻乎

論案說文無韻字古人但言音而不言韻蓋韻生於音非音生於韻也沈氏去古未遠其編字入韻多與三百篇楚辭及

秦漢人文合安得以今人土音之不合而疑沈氏之歟舌並非
古人哉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五曰派

許宗彥蓮子居詞話序云文章體製惟詞溯至李唐而止似爲不古然自周樂亡一易而爲漢之樂章再易而爲魏晉之歌行三易而爲唐之長短句要皆隨音律遞變而作者本旨無不濫觴楚騷導源風雅一也故覽一篇之詞而品之純駁學之淺深如或貢之命意幽遠用情溫厚上也詞旨儇薄冶蕩而忘返瀟其性命之理則君子弗爲也述庵司寇謂北宋多北風雨雪之

感南宋多黍離麥秀之悲所以爲高張皋文編修詞選亦深明

此意

論

案山谷豔詞已有法秀泥犁之呵香奩本非詞格後生

小子矜其一得競爲穢褻之語豈大雅所屑道者哉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作詞難於詩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句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意不可太露露則直實而無深長之味發議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此其所以爲難

論

案宋人論作詞已以清空爲圭臬矣

紅鹽詞序云詞雖小技昔之鉅公通儒往往爲之蓋有詩所難者委曲倚之於聲其詞愈微而其旨益遠善爲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於時者所寄情

焉耳

聽秋館詞話云昔人言詩話作而詩亡蓋爲宋人穿鑿而言藉以攀援標榜者無有也不然非謂已作卽廣按顯者之詩曲意貢諛冀通聲氣甚或不問美惡但助刻資卽爲刊錄且以爲利間有采及詞句論詞則是論調則非未免強作解事獨傾伽詞話不蹈前弊議論亦佳如謂近日倚聲家莫不宗法雅詞厭棄浮豔然多爲可解不可解語令人求其意旨而不可得足爲學浙派者他山之錯詒案詞尙清空本無流弊而後之作者多隱約語此又不善學之病也

北宋詞用密亦疏用隱亦亮用細亦潤用精亦渾南

宋祇是掉歸來

戈順卿云詞以空靈爲主而不入於粗豪以婉約爲宗而不流於柔曼意旨綿邈音節和諧樂府之正軌也不善學之則循其聲調襲其皮毛筆不能轉則意淺淺則薄筆不能鍊則意卑卑則靡

論

案此爲學玉田者鍼砭

竹垞先生墨蜨齋詞序云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或寡矣

論

案先生論詞未嘗菲薄

明人

蓮子居詞話云詞至南宋始極其工秀水初此論爲明人孟浪

言詞者示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蘇之大張之秀柳之艷秦之韻周之圓融南宋諸老何以尙茲詒案明人之孟浪卽北宋之粗疎何必以南宋壓倒明人乎

毛稚黃曰北宋詞之盛也其妙處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豔褻而在幽咽

張玉田云詞要清空勿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澁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雁去來無蹤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下來不成片段秦少游詞體製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晁无咎詞名冠柳琢語平帖此柳之所以易冠也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

戲弄筆墨爲長短之句耳康柳詞亦自批風抹月中來風月二字在我發揮二公則爲風月所使耳論案以夢窗之才尙不免質實之弊後之尙詞藻者可知矣楊秦而抑柳辛劉爲別派自是確論

張功甫評梅溪詞云情詞俱到纖綃泉底去塵眼中有瓊奇警邁清新閒婉之長而無詆蕩汙淫之失論案梅溪竹屋去姜張一閒耳

黃魯直云叔原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合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不減桃葉團扇

黃叔暘云耆卿長於纖艷之詞然多近俚俗陳質齋云柳詞格

不高獨音律諧婉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猶工於羈旅
行役

陳無已云東坡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
要非本色周輝云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哀而不傷

蔡伯世云子瞻詞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詞情詞相稱者惟少游
而已張誕云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

張文潛云方回樂府妙絕一時盛麗如游金張之堂妖冶如攬
嬌施之袂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辛

強煥云美成詞樞寫物態曲盡其妙張叔夏云美成詞渾厚和
雅善於融化詩句

黃叔暘云雅言精於音律自號詞隱發妙旨於律呂之中運巧思於斧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比諸刻琢句意而求精麗者遠矣

陳質齋云伯可詞鄙褻之甚沈伯時云伯可耆卿音律甚協但未免時有俗語

范石湖云白石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趙子固曰白石詞家之申韓也沈伯時云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

張叔夏云竹屋白石邦卿夢窗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

姜堯章云邦卿詞奇秀清逸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
沈伯時云夢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
張叔夏云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
近代陳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

以上所錄皆評宋人詞非欲較其短長也持是以讀諸家之詞
可以知所去取矣以所得證古人之是非而已之是非亦見勿
泛作詞評看後錄評語皆此例

劉氏

熙載

詞概論各家詞多中肯槩彙錄之於左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兩家一憂一樂歸趣難名
或靈均思美人哀郢莊叟濠上近之耳

溫飛卿詞精妙絕人然類不出乎綺怨韋端已馮正中諸家詞
流連光景惆悵自憐蓋亦易颺颺於風雨者若第論其吐屬之
美又何加焉

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

宋子京詞是宋初體張子野始創瘦硬之體

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序事有過前人惟綺羅
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覺風期未上耳

秦少游得尊前花間遺韻卻能自出清新東坡詞雄姿逸氣高
軼古人具神仙出世之姿

叔原貴異方回瞻逸耆卿細貼少游清遠四家詞趣各別惟尙

婉則同耳

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鍊然未得爲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

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理語瘦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天姿是何復異

白石才子之詞稼軒豪傑之詞

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挹之無盡擬諸形容在樂則琴在花則梅也陸放翁詞安雅清贍劉改之詞狂逸之中自饒俊致高竹屋爭驅白石然嫌多綺語

蔣竹山詞未極流動自然洗鍊縝密語多創獲其志視梅溪較

貞其思視夢窗較清

玉田詞清遠蘊籍悽愴纏綿大段辨香白石

陶篁村自序云倚聲之作莫盛於宋亦莫衰於宋嘗惜秦黃周柳之才徒以綺語柔情競誇豔冶從而效之者加厲焉遂使鄭衛之音汜濫於六七百年而雅奏幾乎絕矣詒案詞之壞壞於秦黃周柳之淫靡非有巨識孰敢議宋人耶

顧梁汾云容若詞一種淒婉處令人不忍卒讀人言愁我始欲愁陳其年云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二主之遺

丁藥園云螺舟詞能於無景着景此意近人所未解

曹升六云秋錦論詞必盡埽蹊徑嘗謂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兼

之乃工

徐紫珊云樊榭詞生香異色無半點烟火氣如入空山如聞流泉陳玉几云樊榭詞清真雅正超然神解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花而蘭之花芬芳

陳玉几云琢春詞豔豔如月亭亭若雲蕭然遇之清風入林程物賦形而無遺聲焉至於審音之妙鑰合尺圍靡間絲髮昔人所稱神解者非耶

陳曼生

鴻壽

衡夢詞序云夫流品別則文體衰摘句圖而詩學

蔽花庵淫縵爭價一字之奇草堂噍殺矜惜片言之巧繆道乖典鮮能圓通是以耆卿騫翩於津門邦彥厲響於照碧至北宋

而一變石帚玉田理定而摘藻梅溪竹山情密而引詞詞至南宋又一變矣論案論書者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詞自太白創始至南唐而極盛溫潤綺麗後鮮其倫南北二宋其文中之八家乎

聽秋館詞話云余所見專輯本朝人詞者宜興蔣京少瑤華集華亭姚蒞汀詞雅吳江沈時棟吳門蔣重光詞選均不免雅俗糅雜惟青浦王蘭泉司寇國朝詞綜選擇最爲美備然其書成於嘉慶初元迄今已六十餘年卽乾嘉以前亦多遺漏余念兵燹以後文字摧殘雖無適於用亦一時風雅所繫爰就耳目所及凡司寇未入選而其人堪論定者彙錄爲國朝詞綜補

六十卷終以僻處海隅撥羅永廣爲憾聞吳縣戈寶士明經有絕妙好詞嘉善黃霽青太守有續詞綜之輯所采定多佳什周季貺司馬云戈詞未刊黃詞存藏黃韻珊大令處詒案黃選已刊於湖北易大令名矣陶鳬香有詞綜補遺二十卷

蔡小石

崇茂

拜石詞序云詞勝於宋自姜張以格勝蘇辛以氣

勝秦柳以情勝而其派乃分然幽深窈眇語巧則纖跌宕縱橫語粗則淺異曲同工要在各造其極詒案此以蘇辛秦柳與姜張并論究之格勝者氣與情不能逮

華亭宋尙木

徵璧

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詞透逸曰

子瞻其詞放誕曰少游其詞清華曰子野其詞娟潔曰方回其

詞新鮮曰小山其詞聰俊曰易安其詞妍婉他若黃魯直之蒼
老而或傷於頽王介甫之剗削而或傷於拘晷无咎之規檢而
或傷於樸辛稼軒之豪爽而或傷於霸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
於疎此皆所謂我輩之詞也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
艷而少寄託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敘整齊而
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
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協律劉改之之能使
氣曾純甫之能舒懷吳夢窗之能疊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
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刷色黃花庵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
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概述夫各因其資

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務用其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論案
舉宋人詞不下數十家可謂崇論閎議矣而不及碧山竹屋玉
田草窗何也其評語亦不甚允當觀詞至南宋而做一語非篤
論矣

汪稚松云茗柯詞選張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張至蘇
辛僅爲小家朱厲又其次者其詞貴能有氣以氣承接通首如
歌行然又要轉無竭全用縮筆包舉時事誠是難臻之詣論
按常州派近爲詞家正宗然專尊美成今取美成詞讀之未能
造斯境也

郭頻伽云詞家者流源出於國風其本濫於齊梁自太白以至

五季非兒女之情不道也宋之樂用於慶賞飲宴於是周秦以綺靡爲宗史柳以華縟相尙而體一變蘇辛以高世之才橫絕一時而憤末廣厲之音作姜張祖騷人之遺盡洗穠艷而清空婉約之旨深自是以後雖有作者欲別見其道而無由然寫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所近千曲萬折以赴聲律則體雖異而其所以爲詞者無不同也論案有韻之文以詞爲極作詞者着一毫粗率不得讀詞者着一毫浮躁不得夫至千曲萬折以赴固詩與文所不能造之境亦詩與文所不能變之體則仍一騷人之遺而已矣

宗小樞司馬云香奩格非詞之正宗可使大千世界迷人同

登覺路吾欲比於洙泗正樂之功詒詞章之學漢宋諸儒所
不屑道淫詞艷語有害於人心風俗不少未始非秦七黃九
階之厲此姜張所以獨有千古也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六曰法

蓮子居詞話云詞忌堆積堆積近繹繹則傷意詞忌瑇瑇瑇瑇近澀澀則傷氣論案南宋以後諸家率多此弊此白玉石田所以獨有千古也

俞仲茅云遇事命意意忌庸忌陋忌襲立意命句句忌庸忌澀忌晦意卓矣而束之以音屈音以就意而意能自達者鮮句奇矣而攝之以調屈句以就調而句能自振者鮮此詞之所以難

也

詒

案命意一時也命句又一時也屈音以就意屈句以就調

則就意之時卽就調之時枝枝節節而爲之未必渾成矣

賀黃公曰詞之最醜者爲酸腐爲怪誕爲粗莽以險麗爲貴矣

又須泯其鏤刻痕乃佳

詒

案酸腐者道學語也怪誕者荒唐語

也至粗莽則蘇辛之流弊犯之甚易若險麗而無鏤刻痕則仍

夢窗一派而未臻姜張之絕詣也

張砥中曰凡詞兩結最爲緊要前結如奔馬收繮尙存後面地

步有往而不住之勢後結如泉流歸海迴環通首源流有盡而

不盡之意

詒

案此論兩結句固佳然詞尤貴句句縮得縮字訣

可以作詞非僅結句爲然

又云一調中通首皆拘者遇順句必須精警通首皆順者遇拘句必須純熟此爲句法之要論按遇拘句必純熟人固知之遇順句必精警人或未知然卽知之豈拘調之順句精警而順調順句遂不必精警乎

頻伽詞話云有拘調拘句須渾然脫口若不可不用此平仄聲者方爲作手如未能極工無難取成語之合者以副之斯不覺其聲牙耳論案用成語若太腐不如造語爲佳須知成語卽古人造語也

蓮子居詞話云詞有疊字三字者易兩字者難要安頓生動詞有對句四字者易七字者難要流轉圓愜論案三字者須不能

減一字兩字者須不能增一字四字者不可似賦七字者不可似詩

張玉田云詞之難於小令如詩之難於絕句蓋十數句均要無閒字句要有閒意趣末又要之餘不盡之意

論

案此所謂節短

韻長也

詞源中此條小令曲宋人以長調爲慢短調爲令曰小令足徵後人之訛

仇山村曰世謂詞爲詩之餘然詞尤難於詩詞失腔猶詩落韻詩不過四五七言而止詞乃有四聲五音均拍輕重清濁之別若言順律舛律協言謬俱非本色或一字未合一句皆廢一句未妥一闕皆不光彩信戛戛乎難之

論

案此猶兼四聲五音而

言

郭頻伽云文章之事各有所出亦有所極唐人以詩爲樂章尙有溫李之詞五代及宋別爲一體至南渡諸家分判合度律呂精嚴其矩矱森然秩然一時爲之渠帥者皆有好古絕俗之姿蕭遠超邁之氣而又於他文不工獨工爲此事故其道大備

論

案此謂藝必專而後精不獨詞爲然而古人之爲詞則專心致志非僅以餘力及之也

詞槩云詞之章法不外相靡相盪如奇正實空抑揚開合工易寬緊之類是也

詞中承接轉換大抵不外紆徐斗健交相爲用所貴融會章法按脈理節拍而出之

空中蕩漾是詞家妙訣上意本可接入下意卻偏不入而於其間轉神寫照乃愈使下意栩栩欲動

詞之爲物色香味宜無所不具以色論有真色有借色借色每爲俗情所豔必先將借色洗盡而後真色乃見也

詞澹語要有味壯語要有韻秀語要有骨

詞深於興則覺事異而情同事淺而情深故沒要緊語正是極要緊語亂道語正是極不亂道語

詞中用事貴無事障晦也膚也多也板也此類皆障也僻事熟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敘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詞有清空妥溜惟須妥溜中有奇創清空中有沈厚纔見本領描頭畫角是詞之低品蓋詞有全體宜無失其全詞有內蘊宜無失其蘊

張玉田詞源云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一個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敲打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鍊字面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句中來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論案詞中鍊字義山飛卿稍爲近之昌谷則微嫌滯重矣

又云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垛實字讀且不通況付之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單字

如正但甚任之類兩字如莫是還又那堪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又卻是之類此等虛字卻要用之得其所若能盡用虛字句語自活必不質實

論

案更能消字未全虛

又云詞要清空如夢窗之唐多令白石之暗香疏影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淡黃柳等曲詞又以意趣爲主如東坡水調歌洞仙歌王荊公桂枝香白石暗香疏影賦梅等曲詞之用事亦最難要體認着題融化不澀用事不爲事所使至於詠物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須收縱嚴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局斯爲絕妙如史邦卿東風第一枝春雪綺羅香春雨雙雙燕詠燕白石暗香疏影詠梅劉

改之沁園春美人指甲腳等曲又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隣乎鄭衛與纏令何異若能屏去浮艷樂而不淫是亦漢魏樂府之遺意又離情云情至於離則哀怨必至苟能調感愴於融會中斯爲得矣全在情景交集得言外意又云詞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空則苦澀如起頭八字相對中間八字相對卻用功着一眼如詩眼亦同若八字旣緊練上下句便合稍寬庶不窒塞約莫寬易又着一句工緻者便覺精粹此詞中之關鍵也又云詞不宜強和人韻又云大詞之料可以斂爲小詞小詞之料不可展爲大詞必是一句之意引而爲兩三句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

三歎

詒

案後之論詞與作者皆不能出詞源所論之範圍秦敦

夫

恩復

刻是書跋云詞源一書元明收藏家俱未著錄故見者

少雖陳眉公秘笈載半卷以爲樂府指迷又以陸輔詞旨爲指迷之下卷承訛襲謬幾乎佚逸萬氏紅友朱氏竹垞俱未言及其未見此書可知

陸蓋思云棠村詞極穠豔而無綺羅香澤之態所謂生香眞色人難學也

聽秋館詞話云孫文靖

爾準

有論詞絕句厲樊榭亦有論詞絕

句臨桂朱小岑亦有論詞詩又云綜古今詩詞而論列之貴有特識尤貴持平於古人寓微詞而於今人多溢美適形其陋樊

謝詩最爲醇正朱小岑悖謬至論父之詞文靖古少今多然皆論定之人至尤二娛則懷人詩耳

歎金應珪詞選後序云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渚子而惟陳履舄揣摩牀第污穢中簞是爲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詆嘲則俳優之末流叫笑則市儈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鼉蜃怒噬以調疏越是爲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託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歡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旣雅而不豔斯有句而無章其蔽三也論按此皆詞人之通病卽詩人何嘗不蹈此弊作詞者當廢然返矣

吳穀人露蟬詞序云詞者既限之長短復拘以聲律片言未協則病其啞鐘隻字未諧則譏同濕鼓故必選勝以定質蕩滓以證音而後宛轉入情案衍式度蓋閭娥之產非繪爲纂繹不能見其娥嬪也般輪之巧非漸乎矩鑿不能美乎輪奐也又銀藤詞序云倚聲之道雅正爲難質實者連蹇而滯音浮華者苛縵而喪志其或猛起奮末徒規於虎賁陰淫案衍漸流爲麤弄翫其返矣又何稱乎又竹漚漁唱序云詞之道情欲其幽而韻欲其雅摹其履舄則病在淫哇雜以箏琵琶則流爲儇楚又嚴敘云以綺麗之傷骨而力洗穢纖以奮勵之滯音而務懲偏宕采湘九以植骨援颺謫以流韻騰其餘絢足煥采於雲藍習其恆姿

亦奮秀於山綠又陳敘云詞以韻流當效玉田之雅詞以情勝
須兼竹屋之癡以上各序雖就各家之長而被以腴詞其所論
實倚聲家矩矱也

錢塘諸遲菊

可寶

詞綜續編序云詞選之難厥弊有五夫其翠

謔紅笑好接豔歌粉怨珠噉但羅研唱溺志丁娘之索塞耳秀
師之呵雅音不存哇響競奏古怨寫意閒情署題此則強鬚眉
之客塗飾粉黛襲閨房之語評隲履舄此一弊也或者矯宗辛
劉茂視秦柳疊牘塊磊乏縱橫之才連篇踟躕無雄放之氣謂
寶瑟不韻矜其箏琶謂瓊琚可捐崇其冠劍斯猶甕牖奇士引
怒蠅爲鼓吹幽并少年結屠狗而賓客此一弊也乃至抗心邁

古肆力式靡吹花嚼蕊相炫虛華範水模山自詫澹遠鮮姜史之清俊守郊島之寒儉韻要眇而不幽思纏綿而不盡是謂宋子名句僅此蘋末見賞南威淑姿必以蓬葆稱嫩此又一弊也握玉塵者惑清淡之習唱銅鞮者忘正始之原昂指之聲訾石帚多事煞尾之字以夢窗太嚴取快喉舌毀棄鐘呂又何啻冠笏倚胡牀之座絃袍攬羯鼓之撾是曰踰閑難語同律則亦一弊也又吹求過刻驚博或夸光耀沉落非無天外一鶴之表聲氣標榜不皆春初萬花之觀謝客山居未登削簡南郭朝位乃備吹竽泥之潮汐鮮流則羈雜蚌蠃培塿孤峙而希樹松柏此賢者之過亦一弊也

詒

按此節當與金珪詞序後先參看

楊誠齋作詞五要第五要立意新後人填詞止此耳務求尖新不近自然便俗楊升菴王弼

州諸君正詒

案立意亦在作詞五要之列然後知辨宮商者腐

詞調語亦不足言詞也

皋文詞選云碧山詠物諸篇皆有君國之憂漸新痕懸柳詠新月一篇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殘雪庭除綠梅花一篇言篇傷君臣宴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也玉局謫殘榴花一篇言亂世尚有人才詰世不用也詒案此解亦古人所未有而詞家之有少陵亦倚聲家所亟欲推尊矣

詞要放得開最忌步步相逢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遠必如天上人間去來無迹方妙

包慎伯大令

世臣

月底脩簫譜序云意內而言外詞之爲教也

然意內不可強致言外非學不成是詞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若夫成人之速者莫如聲故詞名倚聲聲之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澀不脆則聲不成脆矣而不清則膩清矣而不澀則浮屯田夢窗以不清傷氣淮海玉田以不澀傷格清真白石則能兼三矣六家於言外之旨得矣以云意內惟白石玉田耳淮海時時近之清真屯田夢窗皆去之彌遠而俱不害爲可傳者則以其聲之杳渺鏗響惻惻動人無色而豔無味而甘故也論案就詞字之意以論詞本說文以解經而意內言外兩層說得

確切不移實發前人所未發至聲字獨取清脆澀三聲而證以各名家之詞學者循之亦不入歧途矣

詞繹云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粘如畫家開合之法須一氣而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又曰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又曰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觀者不作對句尤妙

詒

案詞繹係劉氏公馥

體仁

所著亦國初人而中有襯字不可少之語萬氏何以不知詞有襯字也

沈東江

謙

云小調要言短意長忌尖弱中調要骨肉停勻忌平

板長調要操縱自如忌粗率能於豪爽中着一二精緻語絲婉

中着一二激勵語尤見錯綜又云白描不可近俗修飾不可太
文生香活色在即離之間不特難知亦難言又云僻詞作者少
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動又曰詞要不
亢不卑不觸不悖驀然而來悠然而逝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構
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如驕馬弄銜而欲行粲女窺簾而未出得
之矣論案以上四則填詞之道思過半矣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七日境

王阮亭云或問詩詞分界余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奩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詒案會真記之碧雲天黃花地非卽范文正之碧雲天紅葉地乎詩詞曲三者之意境各不同豈在字句之末

張祖望曰詞雖小道第一要辨雅俗結構天成而中有豔語雋語豪語苦語癡語沒要緊語如巧匠運斤毫無痕迹方爲妙手

古詞中如秦娥夢斷秦樓月小樓吹散玉笙寒香老春無價償
盡迷樓花債豔語也對桐陰滿庭清晝任老卻蘆花秋風不管
祇有夢來去不怕江闌住儁語也試問琵琶烟沙外怎生風色
河星澈灩晴雲熱月輪桂老搗破珠胎柳鎖鶯魂奇語也老起
千堆雪任天河水瀉流乾銀汁易水瀟瀟風冷滿庭衣冠如雪
豪語也淚花落枕紅棉冷黃昏卻下瀟瀟雨楊柳梢頭能有春
多少斷送一生憔悴能銷幾個黃昏苦語也牡丹開後望到如
今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倘後夜暗風淒雨再休來
小牕悲訴癡語也這次第怎生一個愁字了得怕無人料理黃
花等閒過了一寸相思千萬結沒個安排處沒要緊語也略拈

一二至如密約佳期把燈撲滅巫山雲雨好夢歡等字面惡俗
不惟不佳亦君子所不屑道語案各種語於所引句有未切當
處

詞概云詞有點染者卿雨淋鈴云多情月自古傷離別更那堪
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上二句點出離
別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染之點染之間不得有他語相
隔隔則警句亦成死灰矣語案點與染分開說而引詞以證之
闕者無不點首得畫家三昧亦得詞家三昧

詞以鍊章法爲隱鍊字句爲秀秀而不隱猶百琲明珠而無一
綫穿也

詞之妙莫妙於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於淺寄厚於輕寄勁於婉寄直於曲寄實於虛寄正於餘皆是

司空表聖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美在酸鹹之外嚴滄浪云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此皆論詩也詞亦以得此境爲超詣

毛大可鶴門詞序云大抵詞必有意有調有聲有色人人知之若別有氣味在聲色之外則人罕知者驟得鶴門詞適久客初歸心思迷煩之際不辨其何意何調何聲何色而徘徊纏綿心煩意擾一若醉裏思鄉燭邊顧影使人輾轉不可解在昔莊皇帝入宮宮人焚色目所貢鵲腦時方簡文書忽若醉夢間迷殢

頗生憧憧然旣而漸甚亟命撤其焚而擯其貢當其時未嘗有所聞有所見也鶴門詞猶是矣詒案此固詞之妙境也而亦文之妙境不言佳而詞可想矣鶴門詞未克見其佳果如是乎

黃魯直評東坡缺月掛疏桐詞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詒案此非擡高詞人身分實古人獅子搏兔亦用全力非同後人浮光掠影也

董蒼水云玉叔慢詞多商羽之音如秋颺拂林哀泉動壑小令則如新箏乍調雛鶯初囀尖俏新艷

黃唐堂云對琴詞如入武夷啖荔枝鮮美獨絕又如饌設江瑤

柱與羣脩錯迥別

黃韻甫云憶雪詞古豔哀怨如不勝情猿嘯斷腸鵲淚成血不知其所以然也

潘功甫云閨生詞如踏雪孤嶺落花空潭口香莓苔食冷煙火錢筱南云白坡詞婉約清空纏綿深致無紛然雜出之語有往復不已之思

黃韻甫云惺齋詞如曉霞媚樹春水浮花極幽豔蕩漾之致

吳縣曹稼山

瑁

玉壺買春詞序頗得詞之三昧文亦峭潔因截

錄之嗚呼天下傷心之致多矣於時爲秋在月爲夜爲月榭之笛爲嚴城之鼓爲空庭之脫葉爲斷垣之寒蛩睇邈空以神遊

觸古怨以淚滋哽咽喉衿難據簡素故欲曲折達意庶幾倚聲
能之側帽長蘆二集成極其悵後之君子引商刻羽度合剖分
非不秩然以嚴矩矱然而真靈不與哀樂不存徒累亂費之詞
未極遠姚之韻讀買春而快然矣旁糅羣雅不因一家海以大
之有蘇淵以沈之有張濤以雄之有稼軒平以遠之有竹屋澗
紋蜃氣以綺之有夢窗纏綿菀結以赴之有石帚冷汰眾製照
以鮮華芬芳百家自成馨逸迫焉無漠渾而不流如彼秦尊是
生澹如彼幽籥是生希如彼空梁曲徑是生幽如彼銑溪瓊岳
是生澀故言其連忤則雜組之成錦痛峭則寒鏡之瘦夜委婉
則細石之淩亂雋蓄則哀泉之鳴湍神韻則美人之遲來慨弔

則良朋之孤往牢騷離別之際徘徊生死之間直舉胸臆非有
依傍納蘭秀水以來斯爲造極矣

楊芸士

文藻

洛州倡和序云體均則課虛叩寂畫水鏤塵幽思

宜揅微旨獨引紅情綠意蓮波寫愁疏影暗香梅格入畫麗不
染俗巧不近纖離貌追神工如之何矣賦景則銜彼山川命茲
毫素荒原弔古躑躅斜陽野渡尋秋蒼茫遠水曉風殘月霽色
冷光雅擅白描能傳清景妍心妙手雋如之何矣

論

案詞之言

情乃詩之賦體也詞一作賦體則直陳其事有是詞乎比興二
體不外體物賦景二事是序論二事亦可謂無妙不臻極詞人
之能事矣

趙秋舲

慶熹

花簾詞序云無歲而無落花也無處而無芳草也

無日而無夕陽明月也然而古今之能言落花芳草者幾人古今之能言夕陽明月者幾人則甚矣寫物之難寫愁之難也花簾主人工愁者也詞則善寫愁者不處愁境不能言愁必處愁境何暇言愁栩栩然荒然幽然悄然無端而愁卽無端其詞落花也芳草也夕陽明月也皆不必愁者也不必愁而愁斯視天下無非可愁之物斯主人之所以能愁主人之詞所以能工

論

案此專言愁固作詞者之妙境而卽讀詞者之佳話也

駐楓煙而聽雁艤葭水而尋漁短徑遙通高樓近接琴橫春薦雜花亂飛酒在秋山缺月相候此其境與詞宜金迷紙醉之娛

管語絲哇之奏浦遺余佩釵掛臣冠滿地蘼蕪夕陽如畫隔堤

楊柳紅窗有人此其情與詞宜此穀人紅豆詞叙

詞

案詩與文

不外情境二字而詞家之情境尤有所宜此序長言之未足也

姚梅伯

焚

綠牋詞云一日綺而不靡一日典而不滯措詞幽雋

亦詞家之妙境因錄之當其夕綺披紛春小繫夢笛尾涕下煙

心醉慵延淥水以蕩懷引眉絲以結語背花憑鏡纖髻翠波兜

燕坐衣素襟橫雪離合者影嬋媛其姿玉曼難鐫柱嫺可賦爲

之犀梳櫛玉腕管題紉羅帳燈昏三更畫樓之語橫塘月落一

笏遙天之峰蓋綺而不靡者情之止乎義也風騷斯擅體繪亦

工揚造化爲波瀾植理寓爲根柢搓雲接線游絲裊來搗麝成

塵鞴香浮去塗鵲學劍而真宰愁權引蟻穿珠而鬼工妬巧都尉之鴛鴦比翼魏收之蛺蝶五銖張郎花影之弄柳墻微雲之抹罔不潔逾水淪燦擬觚雕陽和蓄於寸心優曇噴薄萌田蓂於尺楮芍藥蟬嬌蓋典而不滯者韻之餘於文也

又鷗波詞序五節可擬詞品之五觀其揅袖整瑟拈釵播簪賺鶯飛來掛簾額之鏡子愁花唾去拭屏角之煙痕其柔膩也或復養麝半溫試酒微醉遠岫微霽比淺翠於初苔美人秋病量窄腰以弱燕其疏秀也若夫室白無滓天青不雲素月到潭渥彼姑射之魄紅玉在掌溫如太真之膚其明潤也至於顧影自憐凝情移世脫楓亭之荔壳櫻桃可奴結茗溪之鷗盟菡萏爲

佩其俊逸也抑且淑兮若思迴乎無盡關中行馬之路蕭蕪未黃湘上夕陽之樓闌干有絮其絲遠也

又次柳詞云有登臨之作有游宴之作有投贈感懷之作亦可補詞品之未及登臨云浮舸江湖策馬巖壑落日橫野憂從中來芳離照襟春若可掇脫劍於吳公子墓試釣於韓王孫亭朝游九峰蘿澗尋鶴夕下京峴霜燈聽鐘貫宅姑胥寄襪茂苑破楚之門上有荒雲梧桐之園鞠爲茂草趨起寡悅弔古涕零游宴云綺懷偶引結客巷游珠樓高費乳燕雙轉水溟照屏落花來媚青蟲若炮酒氣逼燈銀甲一汎箏語潛送凝情相許綺扇索題染春波以靡蕪寄頑豔於子夜或蓮室逃暑菊社開禊新

天劍素肥蟹擘紫清言不倦玉塵與忙密醉思歸慣車猶繫投
贈感懷云五陵氣豪俠盛交廣縞紵所納滿乎東南孟郊性介
與韓忘形亦有嵇阮金蘭爲契傾蓋片語憐美人之目成一日
不見解瓊瑰以密贈至於安陽折柳送客盡情之橋少陵聽鳥
寄夢渭北之樹帝子已去寸腸九迴高台偶憑蔓煙千里逝湘
無鯉魚之信明河斷鴟鵂之梁青山阻歡紅豆寫癡

好謀而曼習率而俳競譎哆而麤益皆詞之蠹也若規式兩白
粉澤二窗自斲心根私附臙貌抑惑焉風弄林葉態無一同月
當流波影有萬變形聲至眇委乎自然靜氣相抱可得其理此

姚梅伯彈花詞叙語亦簡當

姜汝長論毛大可詞云其旨精深其體溫麗戶網粘蟲枕聲停
鉤吹簫苦唇朱之落夢歡愁臂紅之消腰慵結帶時作樂迴鏡
喜看花暗相轉側此其靡曼之瑋詞夫豈纖庸之逸調論案此
論可入詞之絛邈品毛詞不足以當之

杜成之評元時可詞云如絮浮水如荷溼露榮旋流轉似沾非
著又董國華二白詞序云琅然清圓一唱三歎如冷風過林自
協流徵涼月暉席都成秋痕攬芬芳悱惻之懷極哀豔騷屑之
致雪滌凡響棣通太音萬塵息吹一真孤露度以橫竹當飛奇
聲和之弦桐居然流水詒案二評皆當入詞之清逸品

蔡小石拜石詞序云夫意以曲而善託調以杳而彌深始讀之

則萬萼春深百色妖露積雪紆地餘霞綺天此一境也再讀之
則煙濤湧洞霜飈飛搖駿馬下坂泳鱗出水又一境也卒讀之
而皎皎明月仙仙白雲鴻雁高翔墜葉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
而澹翛然而遠也

論

案始境情勝也又境氣勝也終境格勝也

詞繹云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自是天涯
麥蘄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團扇之辭也夜夜岳陽樓中日出
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一半鯢居之諷也瓊樓玉宇天問之
遺也詞又有與古詩同妙者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水卽灞
岸之興也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卽勅勒之歌也危樓雲雨上其
下水扶天卽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

燕卽平生少年之篇也

詒

案專寫閨幃者亦知此境界否

柴虎臣云旨取溫柔詞歸蘊籍臆而閨帷勿浸而巷曲勿墮而邨鄙又曰語境則咸陽古道汴水長流語事則赤壁周郎江州司馬語景則岸草平沙曉風殘月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

詒

案填詞者各有界限不可不知

如冠九

山

都轉心菴詞序云明月幾時有詞而仙者也吹皺一

池春水詞而禪者也仙不易學而禪可學學矣而非棲神幽遐涵趣寥曠通拈花之妙悟窮非樹之奇想則動而爲沾滯之音矣其何以澄觀一心而騰蹕萬象是故詞之爲境也空潭印月上下一澈屏智識也清馨出塵妙香遠聞參淨因也鳥鳴珠箔

羣花自落超圓覺也

論

案以禪喻詞又爲詞家闢一途羚羊挂

角香象渡河知不僅爲詩喻矣

譚仲修大令

廷獻

明鏡詞叙云江君某賦士不遇憔悴婉篤而

無由自見於世於是玲瓏其聲有所不敢放屈曲其旨有所不敢章爲長短言數卷退然不欲附於著作之林而無靡曼奮末之病沓沓乎山水之趣花草之色夫聲至於不敢放至於不敢章是亦離騷小雅之意而出之勞人思婦之口乎吾願世之爲詞者同臻斯境也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八曰品

詞品十二則吳江郭麐頻伽撰

幽秀

千巖嶢嶢一壑深美路轉峰回忽見流水幽鳥不鳴白雲時起
此去人間不知幾里時逢疏花媚若處子嫣然一笑目成而已
高超

行雲在空明月在中瀟瀟秋雨泠泠好風卽之愈遠尋之無蹤

孤鶴獨唳其聲清雄眾首俯視莫窮其通回顧蔽澤翩哉飛鴻

雄放

海潮東來氣吞江湖快馬斫陣登高一呼如波軒然蛟龍牙鬚
如怒鵠起下盤浮圖千里萬里山奔電驅元氣不死乃與之俱

委曲

芙蓉初花秋水一半欲往從之細石淩亂美人有言玉齒將粲
徐拂寶瑟一唱三歎非無寸心縈縈自獻若往若還豈曰能見

清脆

美人滿堂金石絲簧忽擊玉磬遠聞清揚韻不在短亦不在長
哀家一梨口爲芳香芭蕉灑雨芙蓉拒霜如氣之秋如冰之光

神韻

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上有好鳥微風拂之明月未上美人來遲
卻扇一顧羣妍皆媿其秀在骨非鉛非脂渺渺若愁依依相思
感慨

人生一世能無感焉哀來樂往雲浮鳥仙銅駝巷陌金人歲年
鉛華迸淚鵲雞裂弦如有萬石入其肺肝夫子何歎唯唯不然
奇麗

蛟人織綃海水不波珊瑚觸網蛟龍騰校明月欲墮羣星皆趨
淒然掩泣散爲明珠織女下示雲霞交鋪如將卷舒貢之太虛
此則下
半換韻

含蓄

好風東來幽鳥始哢陽春在中萬象皆動一花未開眾綠入夢
口多微詞如怨如諷如聞玉笛快作數弄望之逸然鶴背雲重
逋峭

清霜警秋微月白夜其上孤峰流水在下幽鳥欲窮乃見圖畫
愜心動目喜極而怕跌宕容與以觀其鏘翮然將飛尙復可跨
穠豔

雜組成錦萬花爲春五醞酒釀九華帳新異彩初結名香始薰
莊嚴七寶其中有人飲芳食菲摘星扶雲偶然咳唾名珠如塵
名雋

名士揮塵羽人禮壇微聞一語氣如幽蘭荷雨初歇松風夏寒
之子何處秋山槃槃萬籟俱寂惟聞幽湍千噉萬噉奉君一丸
續詞品十二則 金匱楊伯夔撰

輕逸

悠悠長林濛濛曉暉天風徐來一葉獨飛望之彌遠識之自微
疑蜨入夢如花墮衣幽弦再終白雲逾希千里飄忽鶴翅不肥
獨造

萬山巘巘迴風盪寒決皆千仞飲雲聞湍龍之不馴虹之無端
畸士羽衣露言雷喧洞庭隱鱗蒼梧逸猿元氣分變創此奇觀
淒緊

送君長往懷君思深白日欲墮池臺氣陰百年寸暉徘徊短吟
松篁幽語獨客泛琴聆彼七弦瀟湘雨音落花醉枝淒入燕心
微婉

之子曉行細客香送時聞春聲百鳥含暝林花初開蠶鬢欲動
美人何許短琴潛弄明明無言泠泠如諷卷簾綠陰微雨思夢
閒雅

疏雨未歇輕寒獨知茶煙化青煮藤一枝秋老茅屋檐挂蟲絲
葉丹苔碧酒眠悟詩飲真抱和仙人與期其曰偶然薄言可思
高寒

俯視苔石行歌長松千葉萬吹懷然噓東返風乘虛餐煙太蒙

矯矯獨往落落希蹤夜開元關盪聞天鐘光滿眉宇與斗相逢
澄潛

空波凌天鳴簪叩舷鷺鷥立兩浪花一肩采采白蘋江南曉煙
覓鏡照春逢潭寫蓮漁舟往還相忘千年佳語無心得之自然
疏俊

卓卓野鶴超超出羣田家敗籬幽蘭愈芬意必求遠酒不在醕
玉山上行疏花角巾短笛快弄長嘯入雲軒軒霞舉鬚眉勝人
孤瘦

張焉獨邁慘予隱憂悟出繫表天地可求亭亭危峰倒影碧流
空山返寒老梅古愁味之無腴揖之寡儔遙指木末一僧一樓

精鍊

如莫邪劍如百鍊鋼金石在中匪曰永藏銳心指胃韜神飲光
水爲沉流星無散芒離離九疑鬱然深蒼萬棄一取駟驢錦囊
靈活

天孫弄梭腕無暫停麻姑擲米走珠跳星荷露入握菊香到瓶
如泉過山如屋建瓴虛簾集響流影幻形四無人語佛閣一鈴
昔隨園補詩品三十二首謂前人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特
爲續之詒於詞品亦同此論因仿其意得二十首

崇意

詩尚諷諭詞貴含蓄綺麗單辭支離全局七寶樓臺炫人耳目

叩厥本原毫無歸宿其貌如花其味如木一覽無餘奚庸三復
用筆

無波不迴無露不垂得縮字訣是謂之詞弩張劍拔雨驟風馳
雄而且健竊恐非宜用我五色組彼千絲但求羚羊角莫畫燕支
布局

名園之樹國手之棋起復相應疏密得宜峰腰雲斷水面風移
千巖萬壑尺幅見之求方必矩刻圓必規刻舟無劍趁韻非詩
歛氣

游絲初起微風縈絆輕煙裊空浮雲歛澹吹之蘭芳凝之露泣
雲龍盤旋倏隱倏見若決江河如掣雷電一往無前神豈能鍊

考譜

宮商莫辨喉齒不分競競上去是韻非音天籟人籟長吟短吟
自在流出杳不可尋勿以箏琵琶而廢瑟琴樂府之遺窺古人心
尚識

風雅之調離騷之篇美人香草十九寓言塗抹脂粉綴拾釵鈿
深情往復密意纏綿誤爲綺語已落言筌刻劃微物均無取焉
押韻

千鈞之重一髮繫之萬人之眾一將馭之句有長短韻無參差
一字未穩全篇皆疵曲之有板師之有旗位置自然雖巧何爲
言情

是桓子野是王伯輿不知所起人孰能無如飲篤禱如醉醺翻
樓頭柳遠海上琴初縣縣有恨渺渺維余蠶絲難割春水何如
戒褻

郎居城北妾在牆東眉語通翠心曲傳紅是爲淫哇見屏宗工
裝來翡翠薰透芙蓉秦七黃九情之所鍾泥犁未墮亦可憐蟲
辨敝

是清非矯是新非巧是淡非枯是空非佻辨之幾希得之窮渺
一息紛縕一絲裊嫋體判才華句矜丰調吹影鏤塵是爲恰好
取徑

小舟沿溪岸夾桃花石梁飛渡飯飽胡麻別有天地是耶非耶

峰之九曲路之三又可以獨往可以移家津如許問請泛仙槎

振采

珊瑚鏡檻翡翠釵梁中有仙人霞佩雲裳剝膚存液刮垢磨光
千狐之腋百和之香明珠的皪寶玉輝煌餘霞成黛寒星射芒

結響

觀廬山瀑聽廣陵濤可以駭俗未足含毫春之嬌鳥秋之寒螬
碎玉清脆落葉刁騷曲終笛裂風過瓊敲孤猿三峽一鶴九皋
善改

機忌其滯筆貴乎靈已安一字仍撚數莖金樽滿滿檀板輕輕
漫拋紅豆淺畫銀屏九轉丹成百鍊金精鸚鵡作賦未免餽釘

著我

玉田公子白石神仙已有千古豈無後賢空谷之蘭淥水之蓮
各占其候各擅其妍冰魂濯月瘦影含煙寒香冷翠跂腳高眠
聚材

羣芳之英釀而爲密郵亭之椽截而爲笛白壁十雙黃金萬鎰
儲之貴多棄之不惜一軍皆驚萬花無色落實已秋裂錦成匹
去瑕

維鐵可點維玷可磨伐毛洗髓玉律金科淄澠必辨銖兩無訛
體著其潔法不嫌苛千金不易珍重吟哦著一屠沽奈賢人何
行空

芙蓉之城忽爾凌虛白雲橫腰遠峰欲無吹笙跨鶴躡履飛鳧
不著跡象豈有步趨仙人五夜金闕傳呼騎白鳳皇態何紆徐
妙悟

對鏡忘言拈花微笑色本是空影無遺照畫理自深仙心獨抱
參之以禪常觀其妙忽然而通必由深造一轉秋波十分春到
宗小梧司馬云續詞品二十則化工之筆讀之如游夏不能
贊一辭他日擬請善書者以靈飛經小楷書之泐之貞珉拓
出以詒同好亦詞壇佳話也

附錄

填詞小技固不必以言舉人亦不必以人廢言然此中亦自有品在因錄數則附於詞品之後

詞苑叢談梨莊云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甫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今乃欲與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羨門云稼軒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詒按稼軒仙才亦霸才也

古今詞話大樽文宗兩漢詩軼三唐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乃相真一集風流婉麗如此傳稱河南亮節作字不勝羅綺廣平

鐵石賦心偏愛梅花倚聲集云詞至雲門湘真諸集言內意外已無遺議柴虎臣所云華亭斷腸宋玉銷魂所微短者長篇耳王阮亭云大樽諸詞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台仙子獨立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繇邈悽惻詒案文有因人而存者人有因文而存者湘真一集固因其詞而重其人又實因其人而益重其詞也

此是朱廷虎
一重罪案

天台營伎嚴蕊有才名唐與正爲守嘗命賦紅白桃花蕊作憶仙姿一闕與正賞之雙嫌後朱晦菴以節使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指其嘗與蕊濫蕊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獄吏好言誘之蕊曰身爲賤伎與大守濫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

可妄言以汚士大夫也繫獄兩月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
幾朱改除而岳霖爲憲憐其無辜令作詞蕊占卜算子云不是
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風主去也終須
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

詒

案此事宋人說部鮮載之者蕊以一伎甯備受箠楚而不肯
汚鱗士大夫其節亦可見矣彼汚鱗而欲撫其罪者誠何心哉
蔣心餘先生云大凡人之性情氣節文字中再掩不住詞曲雖
游戲之文其中慷慨激昂卽是一個血性丈夫寫情至死不變
正是借以自況其愚不可及也詒案臨川一生品誼心餘先生
於四夢中見之先生之高潔不又於香雪九種見之乎臨川夢

甘齟尤多見道之言令今古才人讀之一齊下淚